

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

XIAN QIN HAN YU CHANG YONG CI YAN JIU

楊世鐵◎著

相山學術叢書



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

XIAN QIN HAN YU CHANG YONG CI YAN JIU

楊世鐵◎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楊世鐵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61-6358-0

I. ①先… II. ①楊… III. ①古漢語—詞匯—研究—先秦時代
IV. ①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47015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郭曉鴻
特約編輯 王冬梅
責任校對 韓海超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23
插 頁 2
字 數 353 千字
定 價 76.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 例

一 注音用寬式國際音標，讀音以現代漢語爲准，並置於“//”之中，如：國/kuo³⁵/。

二 詞位、義位和義素在書寫形式上相同，在不造成誤會的情況下，都用引號表示；如果都使用引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則使用以下符號加以區別：

【】——詞位，如【君子】，讀作詞位“君子”；

【】——義位，如【道德高尚的人】，讀作義位“道德高尚的人”；

[]——義素，如[人]，讀作義素“人”。

三 同形的詞位在右上角標註阿拉伯數字以示區別。例如：

朋¹ 酒斯饗，曰殺羔羊。《豳風·七月》

西南得朋²，東北喪朋²。《周易·坤》

以上表示【朋友】義的【朋】記作【朋¹】（或記作“朋¹”），表示貨幣單位【五貝（一說指十貝）】義的【朋】記作【朋²】（或記作“朋²”）。

四 詞位後面標註“☆”的爲人名，標註“#”的爲地名或國名，以示與普通詞語的區別。例如：

貞☆——指楚公子，見於《春秋經》。

越²#——諸侯國名，見於《春秋左氏傳》等書。

五 引用傳世文獻時，有的出處使用簡稱。使用簡稱的有《詩經》、《春秋經》和《左氏傳》，其標註方法是：

《詩經·豳風·東山》

《豳風·東山》

《春秋經·隱公元年》

《春秋經·隱1》

《左氏傳·文公三年》

《左傳·文3》

六 金文出處標註《殷周金文集成》中的器號，或者直接標註器名。

例如：

王七祀，王鑄。(15.9551)

唯十又一月既生霸，辰在乙亥，王在康宮。《敵簋》

序

楊世鐵（仲昌）兄數年前即已在安徽大學以《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為題通過了博士學位論文的答辯。我本以為他的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後很快就會付梓，孰料一直未等來出版的消息。2014 年的最後一個月，仲昌終於來信，告訴我他畢業幾年來一直不停頓地打磨他的學位論文，如今他供職的大學要資助這部論文出版，他要我寫一篇序，放在書裡。說實在話，這篇序我是不敢貿然答應的，原因是：一來，我的學術興奮點在現代，而他這篇論文則屬於漢語史；二來，一般的說，博士學位獲得者出版其學位論文，寫序的任務往往由該論文的指導教師來做，我雖在仲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前參與過論文的評閱工作，但比起導師來畢竟隔了一層。針對我的顧慮，仲昌先後寫來數封長信，反復說明他請我寫序的理由，最終鼓起了我的勇氣。

常用詞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逐漸熱起來的。目前這一研究已呈方興未艾之勢，在可見的未來將不斷升溫。老一代學者如呂叔湘先生，不僅關注現代漢語常用詞，主編了《現代漢語八百詞》這樣的著作，而且對近代漢語、中古漢語中的常用詞傾注了不少心血，所做工作具有學科開創性的意義，導夫先路。幾乎與此同時，張永言、汪維輝、方一新、王雲路諸先生在常用詞研究中也做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貢獻，探索前行。在常用詞研究的領域，如果可以將呂叔湘先生稱作第一代，將張永言先生等稱作第二代的話，那麼仲昌等繼起者無疑屬於第三代。常用詞，因其“常用”的特點而曾遭忽視，那些古今一脈、詞形一致的傳承詞，就更是如此。不少人常會錯誤地以為詞形古今一致的常用詞，意義和用法

古今也無二致。這實在是大謬。一個詞的意義，從古至今發展，不僅詞彙意義會有別，語法意義、語用意義都可能會發生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而這不易察覺的微殊，就往往容易對現代人產生誤導作用，讓現代人將其與現代漢語中同樣詞形的詞彙意義、語法意義、語用意義混同起來，看作是一回事。這些年來常用詞研究的深入，在時代的推進上也顯現出來了。最早的常用詞研究的是現代；之後是近代，中古，尤其是中古時代佛典中的常用詞；再之後是中古和上古之交的東漢；而今我們看到仲昌的研究已聚焦先秦。先秦距離我們今天更加遙遠，工作難度自然也就更大，仲昌專挑硬骨頭啃的性格和脾氣，讓他把這樣一項工作攬在身上，令我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要對先秦的常用詞進行信而有徵的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製作一個詞彙總表，這對我們系統把握一個時代平面，尤其是先秦這樣一個遠離我們今天的時代的漢語常用詞，至為關鍵。詞彙總表製作出來後所要面對的第一項重要的任務，即是本書稿第一章所做的工作：對詞進行切分，分別開詞和片語，給詞做出準確的詞位確定。老實說，這可不是個好幹的活計。因為，即使面對的是現代語料，孰者為詞，哪個是片語、語素，不同的學者有時還會爭得面紅耳赤，遑論兩三千年前的語料？但我想只要語料扎實可靠，研究方法得當，立論公允持平，可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效。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梳理出兩三千年前的常用詞，這一工作無疑對於我們今人來說極具挑戰性。仲昌的性格是不怕硬，不取巧。他終於花費數年之功，終於以這部洋洋 25 萬字的書稿將這個堡壘攻下，實在可喜可賀。

相比而言，我更看重的是本書第六章，它主要討論的是先秦時期常用詞的發展變化情況。本書先對一些重要的數量關係，如文獻用字量、用詞量、總字數、詞彙總量、頻次、覆蓋率和常用詞之間的關係作了梳理；然後分析了各階段常用詞數量變化的原因以及常用詞內部常用度高低的表現情況。文章指出，“常用詞數量的多少與文本量大小有關，不同階段常用詞的數量雖然有多有少，數量大體是固定的。”“常用詞為了保持數量上的這種平衡性，當一部分常用詞補充進來以後，就會把原有的一部分常用詞排擠掉。”“這種發展模式，表現在數量上是滾動式的，而

不是累增式的；表現在內容上，則是更替式的。”“作為一個整體，常用詞內部存在著等級的差別：為各個時期共有的常用詞常用度最高，只為某個時期獨有的常用詞常用度最低。”“從時代上看，時代接近的文獻，它們共有的常用詞的數量就多，時代相差較遠的文獻，它們共有的常用詞的數量就少。”這一系列頗具理論色彩的思考，這樣精彩的分析，令人歎為觀止的結論，無疑都具有較高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仲昌的此項研究還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比如首次利用詞頻統計的方法對上古漢語詞彙作比較系統的研究；首次比較全面地探討上古漢語的常用詞問題；使用“潛詞”這一術語並用它來指稱上古漢語中大量存在的具有意義加合關係的雙音組合，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學者們對這類詞的歸屬所產生的爭議問題。仲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原創性質。我相信在接下來的研究中，他通過對上古時期各階段常用詞的描寫，將勾勒出上古漢語詞彙的面貌，進一步理清上古漢語常用詞演變的過程和規律。

20世紀90年代仲昌曾到南開大學跟我做過兩年高級訪問學者，搞的是現代漢語詞彙、詞典的研究。我倆時相歡聚，在一起熱烈地討論問題，週末常相邀小酌；他離開南開很久了，仍不時返回南開看望我，我也曾從天津駕車去他青縣的家與他聊學問。二十餘年前的一幕幕，恍如昨日，猶在眼前。我在與他人評價仲昌時，曾將成語“樸實無華”改了個字，說他“樸實有華”。這裡邊的“華”，是“才華”之意。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的標準，是“訥於言而敏於行”。訥于言而不敏于行，好像隨處可見；敏于行而不訥於言者，似乎也不難見到。仲昌樸實、有才，兩美兼具，這非常難得，是我看好他，也更看重他的原因。我從未主動與學生輩的年輕人合作過論著，但仲昌是例外。我與他一起合作過多次，有論文，有專著，也有研究報告等文字，都是我主動約他。多篇論文在《辭書研究》等雜誌發表，專著《漢語詞彙研究百年史》在外研社出版後獲省部級獎項，研究報告收入邢福義先生等主編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語言學》一書中。

仲昌過去曾在現代漢語研究領域做出了不小的成績，如今又在漢語史

研究領域取得新的成就，勝我多矣。仲昌一定要我寫序，我只能勉力奉上寥寥數語，權作自己讀他這部新著的一點心得吧。

周 薦

2015 年 1 月澳門

目 录

凡例	(1)
序	(1)
緒論	(1)
第一節 選題背景	(2)
第二節 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的意義	(4)
第三節 先秦漢語詞彙問題和常用詞問題研究概況	(9)
第四節 理論、材料與研究方法	(23)
第五節 研究思路	(27)
 第一章 先秦漢語詞的問題	(29)
第一節 詞和字的關係	(29)
第二節 先秦漢語詞的確定方法——詞的分離性	(32)
第三節 先秦漢語詞的確定方法——詞與語素、詞組的區別	(34)
第四節 先秦漢語詞的確定方法——詞的同一性	(97)
 第二章 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常用詞及其特點	(117)
第一節 語料的文獻學分析	(117)
第二節 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金文詞彙及其常用詞的特點	(124)
第三節 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傳世文獻詞彙及常用詞的特點	(135)
附錄一 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金文常用詞表	(149)
附錄二 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傳世文獻常用詞表	(162)

第三章 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常用詞及其特點	(182)
第一節 語料的文獻學分析	(182)
第二節 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的詞彙總況	(183)
第三節 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常用詞的特點	(184)
附錄 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常用詞表	(193)
第四章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常用詞及其特點	(216)
第一節 語料的文獻學分析	(216)
第二節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的詞彙總況	(229)
第三節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常用詞的特點	(232)
附錄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常用詞表	(239)
第五章 戰國中期至秦代常用詞及其特點	(259)
第一節 語料的文獻學分析	(259)
第二節 戰國中期至秦代的詞彙總況	(267)
第三節 戰國中期至秦代常用詞的特點	(271)
附錄 戰國中期至秦代常用詞詞頻表	(277)
第六章 先秦漢語常用詞的發展演變	(295)
第一節 文本量、詞彙量和常用詞之間的關係	(295)
第二節 先秦漢語常用詞發展的規律	(298)
第三節 先秦漢語常用詞發展演變的個案研究	(313)
結語	(341)
參考文獻	(345)
後記	(355)

緒 論

本書所說的常用詞 (common words)，準確地說應該是指高頻詞 (words with high frequency)。我們之所以不使用“高頻詞”而使用“常用詞”這個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第一，所有的高頻詞都是常用的，而常用的詞也都是高頻的。第二，“高頻”是統計學中的常用術語，它強調的是在某個封閉的樣本中有哪些單位出現的頻率高，若以“高頻詞”為稱說和研究的對象，似乎只要把某些文獻中頻率高的單位找出來就算是完成了任務，而這對於內容豐富多彩的詞彙學研究還遠遠不夠。因為對於詞彙學來講，找出高頻詞只是研究的一個起點，它不僅需要知道哪些詞在某個時期常用，而且還要知道為什麼這些詞常用，這些常用的詞跟其他非常用的詞比較有什麼特點；是不是這些常用的詞一直都是高頻的；有沒有以前不常用的詞後來變成了常用的詞，或者以前常用的詞後來變成了不常用的詞的情況；造成詞的使用頻率不斷變化的原因是什麼；等等。所有這些問題若只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研究是難以回答的。第三，常用詞是詞彙學中既有的概念，只是由於以前人們缺乏對它的研究，什麼樣的單位是常用詞，常用詞和基本詞的關係如何，等等，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啓用常用詞這個概念，並賦予它明確的定義，這對於加強對語言中某些“熟視無睹”的詞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基於以上幾點認識，我們認為，詞彙統計學所說的高頻詞與普通詞彙學所說的常用詞有密切的聯係，因此如果把常用詞定義為在某個時期出現頻率高而且達到一定覆蓋率的高頻詞，既有統計學上的基礎，又符合常用詞本身的含義，同時還能跟人們經常使用的“基本詞”這個概念

區別開來。

根據以上所說，除了引述他人的觀點外，本書以下所說的常用詞均作如上理解，有些單位憑感覺或者在今天看來雖是常用詞（如“眼”），但是如果它在我們所討論的先秦時期出現頻率不高的話，我們就不會把它看作常用詞；相反，有些今天看來很陌生的詞，只要它在先秦的某個階段出現頻率很高，也依然屬於我們所說的常用詞。

第一節 選題背景

常用詞是詞彙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語言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徐時儀（2000：239）所說：“常用詞在詞彙系統中是一個核心部分，它起著保證語言的連續性和為創造新詞提供基礎的重要作用。就數量而言，它在整個詞彙庫中所佔的比重雖不太大，但是它具有常用性和穩定性兩個顯著的特點。常用詞的常用性決定了它的出現頻率高，使用範圍廣。就古代文獻語言而言，常用詞不管在哪類文體中都必然經常性地出現，這跟有些口語詞和俗語詞只出現於相應的通俗文體的情形很不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常用詞的變化對整個詞彙系統而言就是一種帶根本性的深層次變化；就整個語言系統而言，常用詞的變化也就意味著語言的某種本質上的改變，具有同音韻系統、語法結構的改變同等重要的意義。”

跟詞彙中的其他類詞語相比，從共時的角度看，常用詞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使用範圍廣、使用頻率高；從歷時的角度看，常用詞歷代相傳，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以上這些特點決定了常用詞一般不會造成閱讀理解上的困難。正因為如此，常用詞的研究歷來不受重視，不僅以解經為目的的傳統訓詁學不太關注常用詞的研究，就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產生的詞彙學也不重視常用詞的研究。訓詁學的興趣是疑難詞語的考釋，到20世紀50年代漢語詞彙學建立起來之後，漢語歷時詞彙研究與傳統訓詁學相比，雖然在研究方法上和研究內容上有所改變，但在各種詞彙類聚中，詞彙學仍然很少注意對常用詞的研究。已有的幾部歷時詞彙專著關注的只是基本詞

彙，很少涉及常用詞問題。^① 根據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常用詞和基本詞有交叉，但並不是一個概念，因此，對基本詞彙的研究代替不了常用詞的研究。如此看來，常用詞的研究相對於其他詞語類聚的研究，確實有些薄弱。

近二三十年來，常用詞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這些成果與常用詞在詞彙中所佔的地位相比，還遠遠不夠，尤其是歷史上的常用詞的研究，差不多仍是一片空白。對此，江藍生、曹廣順和吳福祥（1996）在談到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時說：“詞彙研究多熱衷於詞語考釋，而對常用詞的歷史演變，構詞法的演變，各階段詞彙系統的面貌以及近代漢語詞彙發展史等課題都缺乏研究。”後來，江藍生（2000）再次指出：“最近 20 年的詞彙研究側重於疑難詞語的考釋，而對常用詞、對某一歷史時期的詞彙系統的研究則很少著力。”可惜的是，這種局面並沒有因為上述學者的呼籲而有所改變。我們知道，常用詞在語言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決定了整個詞彙的面貌，因此蔣紹愚（1989a）強調，“研究漢語詞彙應重視詞彙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研究，應當重視常用詞演變的研究。”蔣紹愚（1994：250）指出，“如果不弄清常用詞在近代漢語時期的發展變化，那麼，要描寫一個時期的詞彙系統和近代漢語詞彙發展史，都是無從談起的。”既然常用詞是語言詞彙的主体部分，對語言詞彙的發展起著決定作用，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常用詞的研究一定會成為漢語詞彙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課題。

從近些年漢語詞彙史研究的情況看，人們對中古漢語和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投入的力量比較大，成果也相對比較多，對上古漢語詞彙的研究投入的力量比較小，成果也比較少。我們知道，先秦漢語是上古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源頭，先秦漢語的面貌不搞清楚，中古、近代、現代漢語的研究就缺乏根基，有很多語言現象的發展規律就說不清楚，要建立科學的漢語發展史當然也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趙振鐸（1994）強調，漢語史的研究“先要弄清楚這一時期語言的狀況，才

① 這幾部詞彙史著作是王力（1993）、史存直（1989）、潘允中（1989）和徐朝華（2003）。

能够更好地下推後世的語言變遷”。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我們選擇先秦漢語的常用詞作為研究對象，就是想通過對先秦漢語常用詞面貌的分析與描寫，弄清先秦漢語常用詞的特點及其發展的大致過程，為今後開展秦以後的常用詞的研究奠定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對先秦漢語常用詞的研究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緊迫的。

第二節 先秦漢語常用詞研究的意義

一 有助於科學的漢語詞彙史的建立

從詞語在各個時期的使用範圍和頻率上看，語言的詞彙由常用詞和非常用詞組成。非常用詞與社會的發展變化緊密相關，社會的任何一點兒變化都可以通過非常用詞的消長表現出來。常用詞則不然，它是語言詞彙的核心，而且歷代相沿，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它起著保證語言的連續性和為創造新詞提供基礎的重要作用”（汪維輝，2000a：11），但是我們也不能認為常用詞沒有變化，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進行觀察的話，常用詞不僅有更替現象，也有義位的替換、增減和詞的書寫形式的變化。常用詞的變化對整個語言系統而言，“意味著語言的某種本質上的改變，具有跟音韻系統、語法結構的改變同等重要的意義”。（汪維輝，2000a：12）正因為如此，“詞彙史的研究不但不應該撇開常用詞，而且應該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漢語詞彙從古到今發展變化的主線理清楚，也才談得上科學的詞彙史的建立”。（汪維輝，2000a：11）因此，通過深入描寫某一個時期內常用詞的發展變化情況，可以更好地解釋漢語詞彙的漸變性發展，否則，僅僅停留在對一般詞彙的觀察和研究上，總結出的發展規律只能是粗線條的，很多隱藏在語言現象背後的深層次的規律將難以得到揭示。

二 有利於分層次開展古漢語詞彙教學

詞彙教學是語言教學的重要內容，各級教育都離不開詞彙教學，但是

各級教育對詞彙教學的要求是不同的。以古漢語詞彙教學為例，高中語文教學大綱規定，高中生通過三年的學習，能夠閱讀淺易的文言文。何謂“淺易”，目前尚無一致的標準。據我們的理解，一篇短文，常用詞如果佔到80%以上，多數高中畢業生理解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如果其中非常用詞的比例過高，就有可能造成閱讀上的困難。因此，要想提高古漢語的教學效率，就必須有針對性地、分層次地開展詞彙教學。比如，中學階段以學習常用詞為主，適當學習一些次常用詞；大學階段應該在已掌握的常用詞的基礎上，重點學習次常用詞，並適當學習一些非常用詞（疑難詞語），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的本科生應該以非常用詞的學習為主。這樣的教學安排體現了詞彙教學的有序性和計劃性。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強對古代漢語常用詞的研究，只有我們對各個時期的常用詞、次常用詞和非常用詞有了比較明晰的認識以後，才可以用來指導分層次的古漢語詞彙教學。

另外，掌握常用詞對於提高古漢語學習的效率也是大有幫助的。這是因為：“古代漢語裏的詞並不都是同樣重要的，有些僻字僻義只出現在個別的篇章或著作裏，它們不是常用詞，我們只在讀到這些作品時才需要瞭解它們的意義，翻檢字典詞書，就可以解決問題，可以暫時不必費很大的力量去掌握。至於常用詞就不同了，只要我們閱讀古書，幾乎無時無刻地不和它們接觸；我們如果掌握了它們一般的常用的意義，我們就能掃除很多的文字障礙。……掌握常用詞也可以說是掌握了一把鑰匙，它把文言詞彙中的主要問題解決了，就不會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講一篇懂一篇，不講就不懂了。”（王力，1982）正因為如此，周薦（1987）認為，把詞語分為常用詞、次常用詞和非常用詞，“對於指導人們掌握詞語和進行詞彙教學能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 可以促進現代漢語詞彙研究的深入開展

常用詞因為具有很強的傳承性，現代漢語的高頻詞或者高頻構詞語素跟先秦漢語常用詞有密切的關係。據曹煒（2004）的統計，現代漢語中的3051個常用詞，首見於秦漢時期的有1129個，佔總數的37.9%，而且幾

乎全部的單音節詞都已經活躍在先秦兩漢時期的書面語中了，而且，“在最常用的甲級詞中，竟然有 437 個詞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使用，佔了全部最常用詞的 2/5 強，這是一個極高的比例；在 2000 個乙級詞中竟然也有 692 個詞早在秦漢時期就已使用，佔了全部一般常用詞的 1/3 強，這同樣也是一個極高的比例”。由此可見，“說秦漢時期是現代漢語基本詞彙初步打下了基礎的時期是一點也不過分的”。（曹煒，2004：54—59）^①

既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證明了現代漢語有很多常用詞來自早期漢語，那麼現在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先弄清先秦漢語詞彙的面貌，尤其是常用詞的面貌，然後再分批分階段地弄清秦以後的漢語詞彙面貌，最後就可以總結出漢語詞彙由古至今發展演變的規律，這對於深入解釋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再者，弄清先秦漢語常用詞的面貌，還有助於認識現代漢語新詞造詞的方式和特點，從而為新時期漢語詞語的規範化工作提供理論上的依據。

四 有助於提高古漢語詞典釋義的科學性

釋義是詞典編纂的核心內容，釋義的好壞直接決定一部辭書質量的高低。前人對詞典釋義的研究多偏重於釋義方式和釋義模式。^② 其實，辭書編纂要想做到科學化，不僅需要研究釋義模式，還應該多在如何確定釋義用詞上下功夫。現在國外有些詞典在釋義用詞上有嚴格的限定，所有的詞條都用有限的常用詞進行解釋，^③ 這樣的詞典為讀者使用著想，真正地體現了工具書的“工具”性質。漢語詞典的編纂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常用詞的研究不到位。所以說，加強漢語常用詞研

① 另據王又民的研究，現代漢語中覆蓋語料 86.7% 的 3000 常用詞，由 1337 個單音節詞和 1663 個複合詞組成，這 1600 多個複合詞中，完全由常用單音節詞構成的有 963 個，其中包含常用單音詞的有 534 個，換句話說，常用複合詞很少用 3000 常用詞之外的非常用單音詞構成。從漢語史上看，單音詞的形成大多不是晚近的事。這說明，現代漢語的常用詞或常用構詞語素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見王又民《漢語常用詞分析及詞彙教學》，《世界漢語教學》1994 年第 2 期。

② 詳見符淮青（1985）第 9 章和符淮青（1996）第 4、5、6、7 章。

③ 《朗曼當代英語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Group Ltd. 1978）用不到 2000 個常用詞來完成 56000 個詞條的解釋，而這些常用詞“是在充分研究若干英語詞彙頻率表和教學用語表之後加以精選的”。